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宋 司馬光 編集

元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三十六

起疆圉作麗九月盡著  
雍閣茂凡一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下

至德二載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

欲擒之。會救至。收騎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爲將者不可恃  
勇輕脫程千里

欲擒蔡希德反爲希德所擒特勇輕脫  
之禍也騎奇寄翻挑徒了翻帥讀曰率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

歸語諸將。從才用翻  
語牛倨翻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帥所  
類翻希德攻城。竟不

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爲特進。囚之客省。郭子儀以回紇兵精。

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

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資。惟其所欲。見賢通翻丁亥。

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

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

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爲。宴畢卽行。日給其軍羊二

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

北。澧水之東。此皆漢上林苑地也。地說云。豐水出鄠南豐谷北流。逕漢龍臺觀東南。與渭水會于短陰山。程大昌曰。香積寺。呂圖

在子午谷正北。微西。郭子儀收長安。陳于寺北。距澧水。臨大川。大川者沉水。交水。唐永安渠也。蓋寺在澧水之東。交水之西也。呂圖云。在鎬水

發源之北。則近昆明池矣。子儀先敗于清渠。至此則循南山出都。城後據地勢以待之也。陳讀曰。陣下陳於其陳。於陳。陳乃賊。陳同。李嗣

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

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爲賊所乘。軍中驚亂。賊

爭趣輜重。重直用翻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

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呼火故翻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

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先悉薦翻所向摧靡。都知

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王難得為鳳翔都知兵馬使時上在鳳翔蓋御營大將也賊射之中眉。皮

垂鄣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射而亦翻中竹仲翻掣昌前列翻去羌呂翻被皮義翻前

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偵奇寄翻丑鄭翻朔方左

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剪滅殆盡。賊由是氣索。索昔各翻盡也李

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

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塹七艶翻五羔翻僕固懷恩

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

等。俶昌六翻奇寄翻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

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驍堅堯翻復扶即亮翻

又翻下而復可復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尙神速。何明旦也。言何用俟明旦俶

固止之。使還營。還從宜翻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

遲直二翻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廣平王若用僕固懷恩之言固不假新店

之戰可以徑取東京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

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

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乾下

爲于僞翻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

足。夷禮以拜跪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

兵。自城南過營於滹水之東。過京城東南角轉北歷延興春明通化三門

之外。至滹水。滹水出藍田縣境之西北。百姓軍士胡虜見俶拜。皆泣曰。

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

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東出京城門取洛陽俶昌六翻以太子

少傅虢王巨爲西京留守。少始照翻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

泗交頤。卽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使疏吏翻啖徒敢翻姓也命左僕射裴冕

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射寅謝翻必翻李泌時從

軍在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臣子之職。泌曰。

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

曰。爲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更古翻

見鬼五回翻請留勸進事並載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

養之意。則可矣。養羊尙翻上卽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

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

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掌契鑰見二百十八卷上年

九月今付輔國宮禁之權盡歸之矣為輔國專擅張本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

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樂音洛柰何遽欲去乎。泌曰、

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

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

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

之前乎。唐制凡朝日殿上設黼辰躡席熏爐香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

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為句踐也。

邪音耶范蠡既與越王句踐報吳之恥蠡乃扁舟五湖遺大夫文種書

以為句踐長頸鳥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文種見書遂稱疾句踐賜文種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敢復言。復扶

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

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

謂不從使建寧王自嬀檀取范陽之策也肅宗以意言之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

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謂馬嵬勸留及北赴靈武血戰以衛上也事見二百十八卷元載六月

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

得已而除之事見上卷本年正月嗣祥吏翻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

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鳴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

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

友聰明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事見二百十八卷元

載九月帥所類翻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

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引論語孔子之言朕不欲

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

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立

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

於黔中。賢廢見二百二卷。永隆元年卒。子恤。翻黔音禽。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

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

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

下但識之於心。識職吏翻記也。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

潛搆流言。故泌言及之。李泌歷事肅代德三朝皆能言人所難言奇士也。○郭子儀引蕃漢兵

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

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爲賊所污者半天下。汚烏故翻聞

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

之。○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

郡。時王難得領興平軍。○吐蕃陷西平。西平郡。○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

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

驅，是無江淮也。淮之考異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爲巡遠功，按睢陽雖當江

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爲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且我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

侯，尙相救恤。謂春秋列國同盟也。况密邇羣帥乎？羣帥謂張鎰、尚衡、許叔冀等帥所類。翻不

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旣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

殺以食士。食祥吏翻。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

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

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旣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鬼無

所歸者爲厲。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

皆疾，智翻。又才。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

決翻。一。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

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

賜考異曰新傳曰號王巨之走臨淮巡有妹嫁陸氏遮巨勸勿行不納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按巨在彭城若

走臨淮陸姊在睢陽城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何以得遮之。今不取。

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

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

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本將謂本部之人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

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

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

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

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

我不離此。離力汝爲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爲于僞翻

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

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張鎬代賀蘭進明見上卷八月檄

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按新書方鎮表浙東浙西明年方置節度使時崔渙在浙東李希言在浙西皆非節

度使淮南則李成式北海尚爲賊將能元皓所據然去及譙郡太守閻年已置北海節度使是雖未復北海而已置北海帥矣

上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比必利翻及也睢陽城已陷三日。

鎬召曉杖殺之。亳州考異曰舊傳作豪州刺史新傳作濠州刺史統紀作亳州刺史按濠州在淮南去睢陽遠亳州與睢陽接壤

必亳州也今從統紀余按通鑑改統紀之毫州爲譙郡以此時未復郡爲州也讀者宜知之○張通儒等收餘衆走

保陝。自長安東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

以拒官軍。并舊兵步騎。猶十五萬。舊兵謂張通儒等所領自西京東走之兵己未。廣平王至

曲沃。此非春秋晉莊叔所封之曲沃按其地在弘農靈寶二縣之間水經注弘農縣東十三里有好陽亭又東有曲沃城回紇葉

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旁步浪翻郭

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據舊書新店在陝城西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

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

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

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

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東都苑門也走河北。實錄考異曰

店戰日但云子儀與嗣業等至新店遇賊大破之。逐北五十餘里。人馬相枕藉。器械戈甲自陝至洛城。委棄道路。無空地。庚申。慶緒走其夜自

東都苑門帥其衆奔河北。壬戌。元帥廣平王與子儀收陝郡。汾陽家傳九月。安慶緒自洛疾使諸將至陝。兼收敗卒。猶十五萬。十月四日。於

陝西依山而陳。彼則憑高下擊此。乃進軍。上敗。績屹立。不。動。公。使。僞。人。引。令。下。山。使。回。紇。募。潤。走。險。以。襲。其。背。賊。乃。敗。績。屹。立。九。萬。級。擒。一。使。萬。人。

汾陽家傳十月四日。破賊於陝西。八日。收舊洛陽。年。代。記。十。月。已。未。破。賊。于。新。店。辛。酉。慶。緒。聞。軍。敗。率。其。黨。投。相。州。收。舊。洛。陽。紀。庚。申。慶。緒。十。月。已。未。破。賊。

廣平王入東京。新紀。戊申。敗賊新店。克陝郡。壬子。復東京。按陝洛之。間。幾。三。百。里。汾。陽。傳。新。紀。太。早。實。錄。壬。戌。收。陝。郡。太。晚。今。從。年。代。記。洛。幸。蜀。

記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異曰考

實錄舊傳皆曰尹子奇執送洛陽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於客省及安慶緒敗度河北走使嚴莊皆害之張中丞傳相里造誅曰唐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君以守城睢陽陷張君遇害許君為羯賊所擒求死不得降逼至偃師縣亦被兵焉今從之 壬戌廣平王俶入

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成都使還此還者啖庭瑤也還音旋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

復扶又翻上憂懼不知所為後使者至此奉羣臣賀表言上皇初得上

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

定行日定東行歸京之日也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

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衡山在衡陽郡衡山縣西三十里南嶽也漢武帝以霍山為南嶽隋文帝以衡山為南嶽按泌

傳泌願隱衡山詔聽之敕郡縣為之築室於山中偽于給三品料○癸亥上發鳳

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

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

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

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

走音奏。考異曰：舊魯炁傳云：炁保南陽，賊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下又云。

王師收兩京承嗣令珣奔河北。唐曆慶緒據鄴。武令珣自唐鄧至炁傳云：武令珣死，誤也。制以瑱為淮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

雍錄：望賢宮在咸陽縣東數里。得東京捷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

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

高宗咸亨元年改蓬

萊宮為大明宮。即東內。

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

元殿前。

含元殿東內前殿也。當丹鳳門內。

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

環音

使百官臨視

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安慶緒走

保鄴郡。改鄴郡為安成府。改元天成。

紀：亂曰：改元至成與實錄年號不

同。紀年通譜兩存之。今從實錄。

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

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

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又復扶○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

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已巳。崔器令詣朝堂請

罪。此東內之朝堂也在含元殿左右左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

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祇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收繫之。所由人

典祇承人聽指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五代志汲郡隋興縣唐

呼給使令而已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此天寶濟察祿山

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

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強昇至東京。強其

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上時俶遣詣京師。上命館

之於三司。時令三司按受賊官爵者因館濟於三令受賊官爵者列拜。

以愧其心。

以愧受賊官爵者之心

以濟爲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

山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受賊官祿。

爲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

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爲賊所污者勿問。

東內端門曰丹鳳門。樓曰丹鳳樓。首手又翻污烏故翻。

○癸酉。回紇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

長樂驛在滄東長樂陂。

與宴於宣政殿。

自含元殿入宣政門爲宣政殿東內之中朝也。

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

於沙苑。

沙苑在馮翊渭曲李吉甫郡國圖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余靖曰唐沙苑監今之

同州少詩沼翻

自歸取馬。還爲陛下掃除范陽餘孽。

爲子僞翻

上賜而遣之。○十一

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

勞力到翻

○張鎰、帥魯晁、來瑱、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

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

能奴代翻姓也北海屬河南道大同屬河東道○